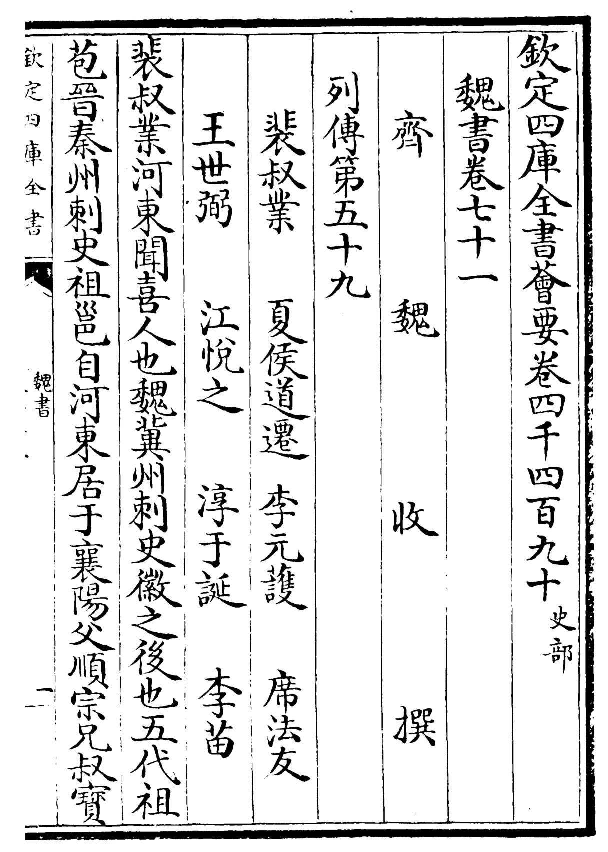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 史部

魏書卷七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

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
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
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
鸞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
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
立也以叔業為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
五百戸高祖南廵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
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

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為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毋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

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至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絶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眞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世

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
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勑想卿
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
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
智勇深懼禍萌飄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
乃勳前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觔

子𠏉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猜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除廣平内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尸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謌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
琴謌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歴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
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彦先景
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戸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

巳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彦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勑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勑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䶨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
臚少卿
彦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
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
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
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名之絢聞崇在悵

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蹎蹶不免羣情所逼推為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為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

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勲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戸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欵子昕愚昧為人誘陷

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㫖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眪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怨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為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

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幍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

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恢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為寳卷驍

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為名内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為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戸詔命未至為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

烱字休光小字黄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為侯

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為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為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
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
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守赴
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
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顔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
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
宗聞粲善自擱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

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

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後
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兖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禄
大夫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濵粲起於御前
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醼樂
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
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令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
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

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出帝初出為驃騎
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
違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
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
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
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
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

且付城外其不違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合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衎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隂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衎欲辭朝命請隠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浴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虚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

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禀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禄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内郡事

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内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

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

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絶都督崔暹

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

詔衍為别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荊

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

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戸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内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

尹挺仕蕭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
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戸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
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衆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
解人柳玄達頗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
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

謀獻欵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戸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戸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録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絺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顛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

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為小將征戰著效

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寗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

之植疾之如讐即彥先之妹壻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
遣送子芬之為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
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
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
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
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
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
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

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為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為州以為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為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禄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懸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

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北
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勲至右軍將軍入國爲
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内附歷位司徒諮
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為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

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内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脩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
慶脩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
為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
遷北地太守為政寛平氐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
加前將軍出為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
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

婚日求覔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勲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恊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

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趣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摶噬鴦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為韋纘所謗理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為長史值黑亡殁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兹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欵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為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閒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

懐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為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麗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為刺史須籍此

威鎮靖内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乗虚躡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内户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闕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

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闕共輿大義當今庸
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
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
後便即東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
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
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别啓集朗兄弟並議曰
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奬灰殞匪報但留臣權
相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欵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兹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算淹朔當有勋勞所請軍宜别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懐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乗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為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

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戸并同義諸人尋有别授王師數道
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
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
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
為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
堂免冠徒跣謝曰ㄖ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
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靦心顔世宗

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
微遂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勑吏部
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
開國侯邑户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兖州
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
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
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
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娱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産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為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為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扳漢中歸誠本由王頵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頵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寳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寳至官間必撃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

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為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導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

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夬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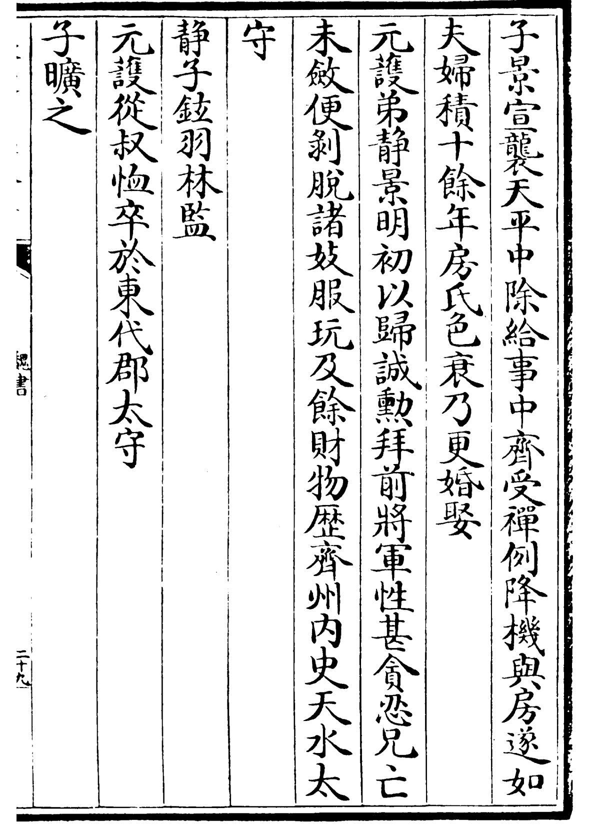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閲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眘等言其眇目
癇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
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䕶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胥晉司徒廣陸侯胥子順
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
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為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

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為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值州内饑儉民人困敝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别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為齊

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為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恐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内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勲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戸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為別

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
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
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秉氏肅宗初拜光祿大
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諡
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以貨賂乂父繼繼為司空引景
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
尉少卿

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為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為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

尋以本將軍出為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乂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酈復為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隷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為時人所服歴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

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搆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悦之字彦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劉裕所誅悦之少孤仕劉駿歴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悦之為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

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
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率軍拒戰
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行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
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
謀以梁州内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
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為天寶
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
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

實敗走道遷之克全勳熙欵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歩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顔屏人密問於是

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咸樂為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

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内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靡樹南安人世宗追録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戸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賓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為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戸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戸拜東萊太守入為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頴川辛諶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
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
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
刺史
諶魏衛尉卒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
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别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

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

國雖不參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隷書輕財重義

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

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

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内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

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
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
結客旬朔之内遂得復讐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
史劉悛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
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鄉導統
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黍戎號及奉辭之
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

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
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為統
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
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
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益州刺
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
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

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㣃字闕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橦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

後叔父略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

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

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

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

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懐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强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

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壃埸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斂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泗方有相持之勢且夫灊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

以至强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為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

哉於時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

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别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别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隷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

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
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
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弟
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
集羣臣愽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
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
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

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

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蹴爭橋

俄然橋絶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

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

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

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

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

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賵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

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竒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

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

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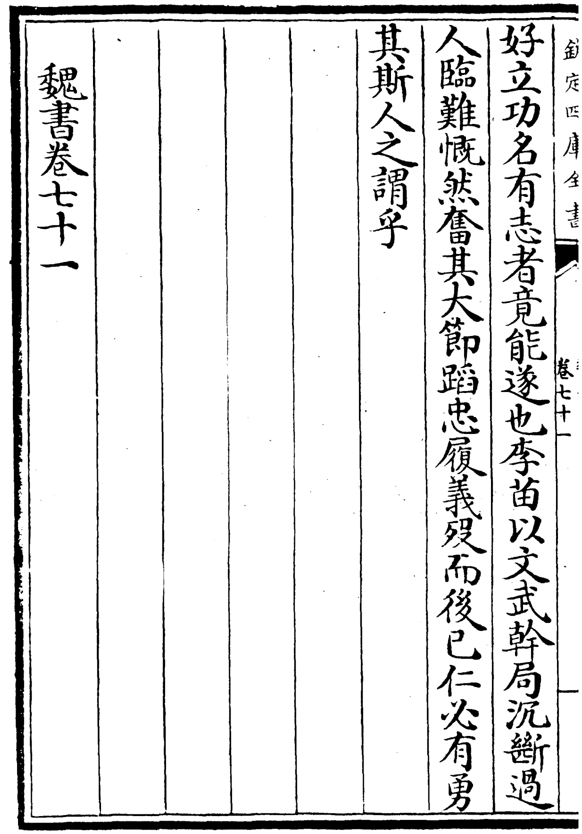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

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

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旐旟固其宜矣植不恒

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

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



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裴叔業傳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臣人龍按康生當是奚康生本書奚康生傳裴叔業率衆圍渦陽高祖勅王肅遣康生馳往救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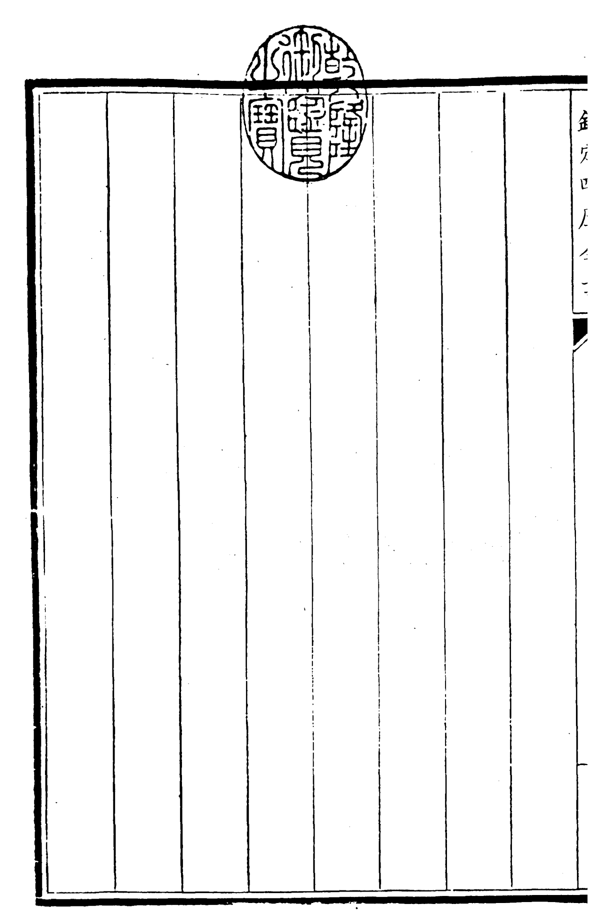
淳于誕傳及時火赴○赴當作起

李苗傳梓橦涪人○橦應作潼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謹案卷七十第十六頁後二行司空公刊本作司徒三公據毛本改

卷七十一第三十三頁前四行五行甚得物情時杜洛周刋本情訛倩杜訛村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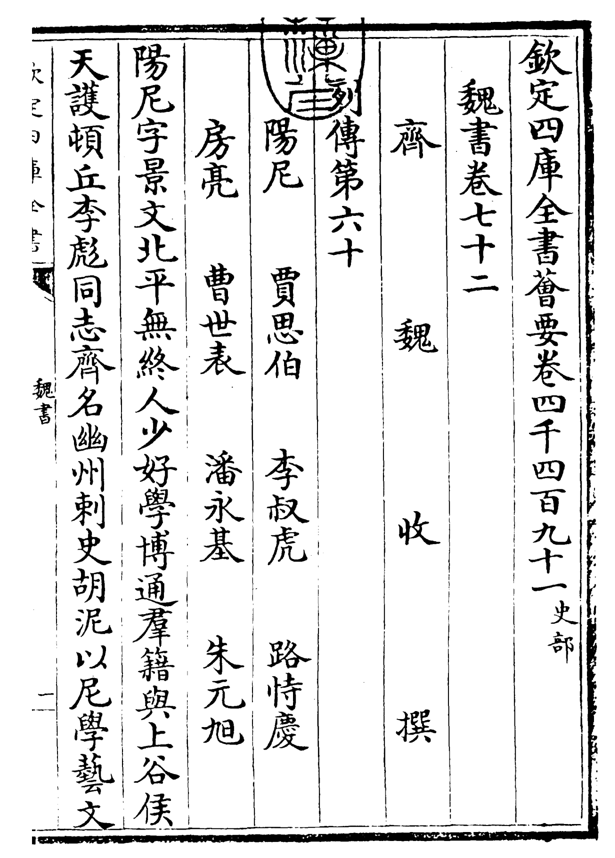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二 七十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一　史部

魏書卷七十二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

雅乃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

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
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為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内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兖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别駕加輕車將軍屬洛

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

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内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𢡺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

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刎客
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
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
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

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衵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衵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衎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為衎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為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

恒農太守裴桀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
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
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
絶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
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慰億兆之望然後備器

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斂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

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葢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𩔖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閫

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禎彌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

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
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
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濵兮有胥靡於傅巖既應繇而赴
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
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
而袁亡兮衮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妝而
失性趙尭門而誕聖兮終夭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

兮啟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㠯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潎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

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已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鳦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

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
玆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
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
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
詬黿圉據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鵶而襄隧
兮神壓紐而平王彼嬴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
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裔姒始樓桑而

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閶門而結慶兮鬱蟬蜕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鯀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以惠蹇為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為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為解懸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

戮兮嘉范蠡之胱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涉危
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勿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
台衮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慕君以自樹既思匿而
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
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筵兮
始拂龜而整策蕲靈鑒之祐余兮顧告余以忠益龜發
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
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

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嵁崿兮眺恒碣之碕礌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戚微乘閶風之峻岅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

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
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
收珠澤之珂珬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
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
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
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瀠兮躡不周之嶮巇
屑瓊蘂以為糧兮斟玉液以為漿結秋蘭以為珮兮攬
白蜺以為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啟扉肅百神

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為旆兮廵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遹回駕於青丘訪古人於首陽兮亦問道於鵜鴂覿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堆堆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

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揔揔兮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飱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悦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衘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顔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藴六籍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

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為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

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兹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

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竪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

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勅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期乘賊擭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

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悦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悦悦甚敬憚之懌大悦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

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

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為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

免服闋徵為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黄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

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

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

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

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顧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

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子彦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别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

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户除撫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為鎮東金紫光禄大夫仍兼黄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遷鄴後除黄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静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别駕也清

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兾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駮兾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兾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兾隆說至

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蓚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麚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

假節行華州事為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為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為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内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兾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

稍遷建興太守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為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歴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驃騎將軍兖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為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髙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頴川郡出為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

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衘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

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思令為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

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髙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
麾下并卒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
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
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
正出為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高祖曽

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沖云其人宜為
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録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
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
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為名士謂
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
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拜秘書郎又兼員外散騎

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説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

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為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為光禄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禄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悦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懐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

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髙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晋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悦為太守朝廷從之凡歴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頴武定末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

諆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顧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

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為之内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州以世表為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

為冠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竇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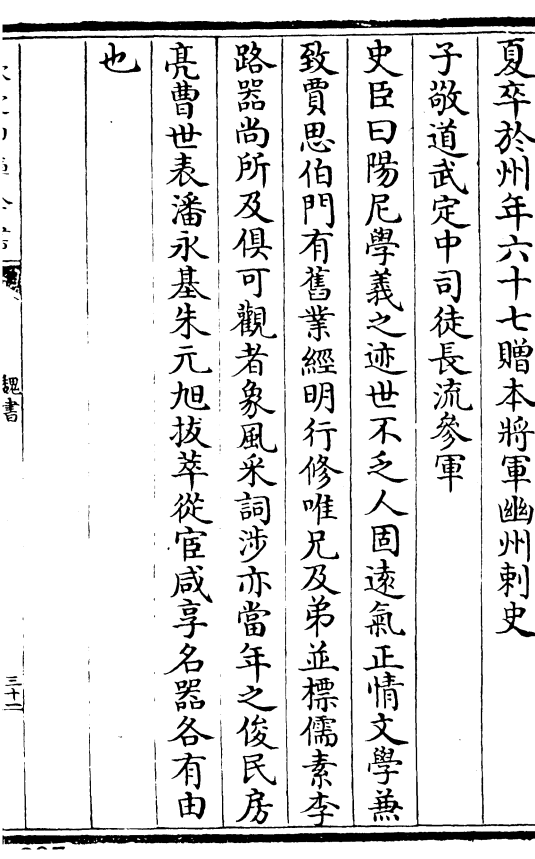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為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

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内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棨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頴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為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為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
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
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
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
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
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禄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



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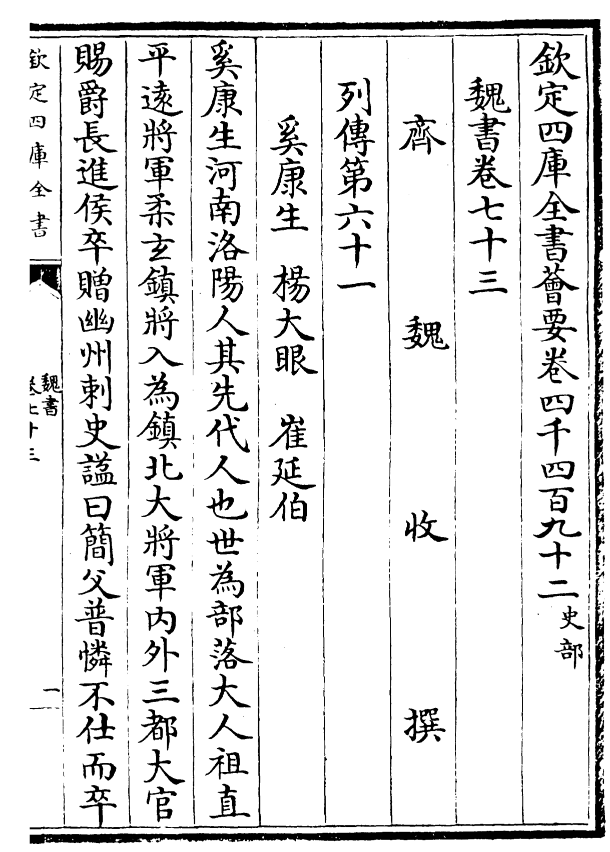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二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陽尼傳兆先見於裔姒○姒應作似臣人龍按左傳文十年楚范巫矞似注矞似人名范邑之巫也

朱元旭傳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臣人龍按本書地形志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當即其事也挾河即夾河古字通北史作扶風誤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魏書卷七十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

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
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
從兜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
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
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脱若不
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
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

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還為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

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闕一字招誘邊民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

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内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寳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抜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出為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

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别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逕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

將軍為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纒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為別將

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禄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

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

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
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
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
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所執鏁
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
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剛並在
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
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

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
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禀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
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
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
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
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
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

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
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
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
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
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

求馬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為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内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除直閤將軍尋

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别將隷都督李崇討平之
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
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
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
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
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

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
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行輔國將軍王花龍驤
將軍申天化俘馘二千有餘行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
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
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
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
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

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别將隷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尅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

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

本將軍出為荆州刺史常縳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甞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

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
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
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
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為
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
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
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
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

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峽

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

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

征西將軍賜騂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尋增邑一百户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

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黒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悦謂官屬曰

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尅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

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寳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别造大排内為鏁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寳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

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尅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頼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歿于關西龍瓌正光中

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

南兖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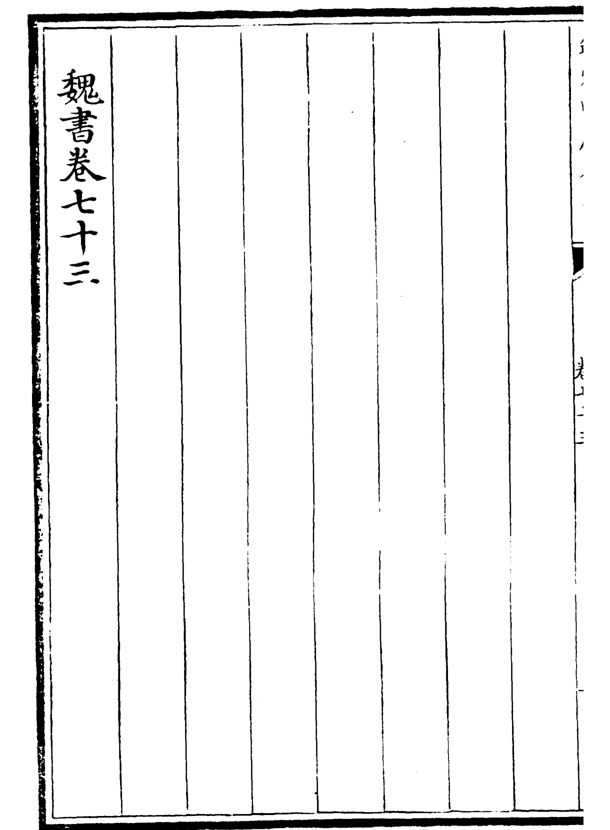
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

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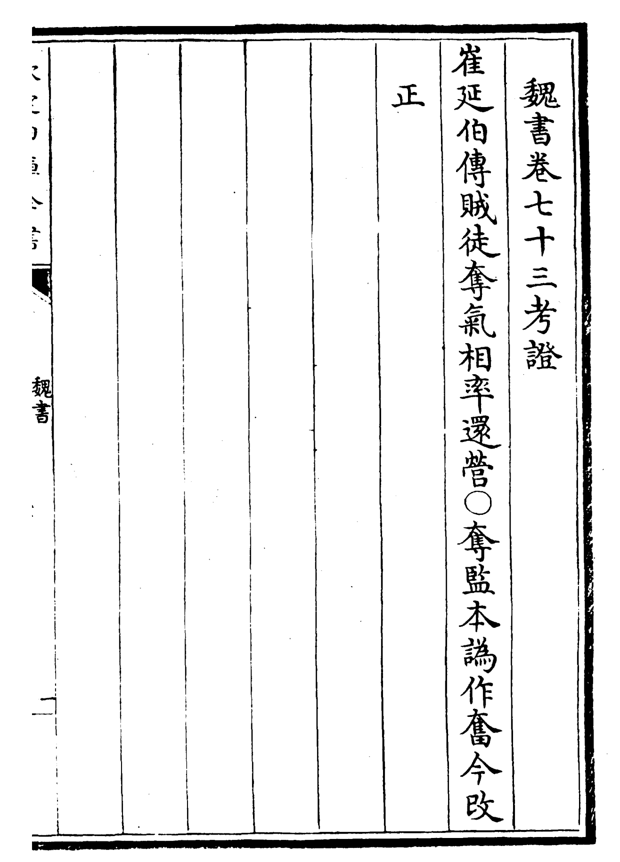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

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

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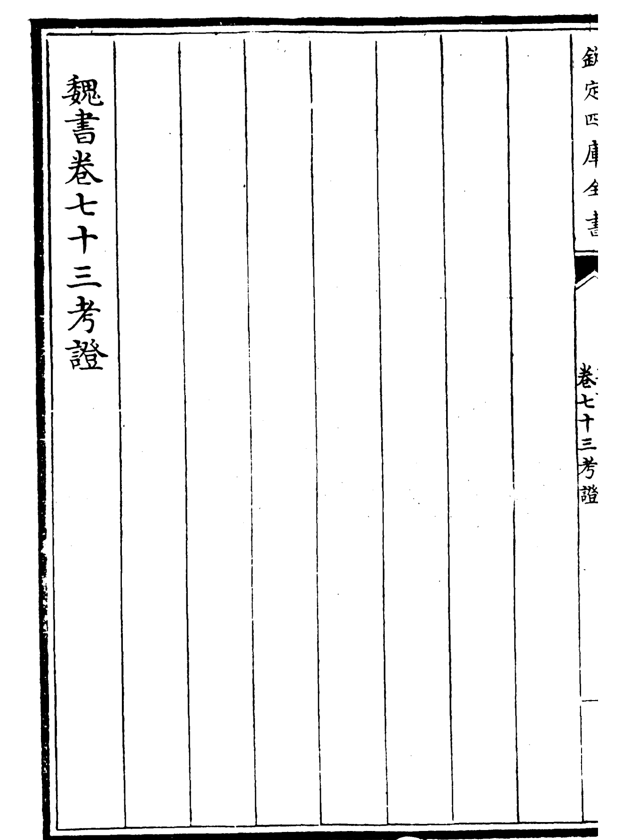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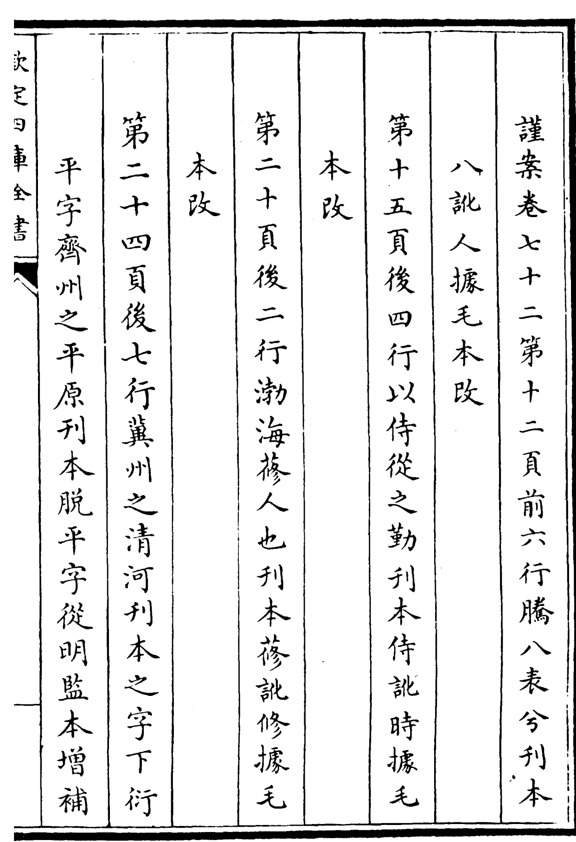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譌作奪今改正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謹案卷七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騰八表兮刊本八訛人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以侍從之勤刊本侍訛時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渤海蓚人也刊本蓚訛修據毛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冀州之清河刊本之字下衍平字齊州之平原刊本脫平字從明監本增補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季虎據高唐城刊本誤據季

虎高唐城從明監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四行日暮出城刊本日訛自據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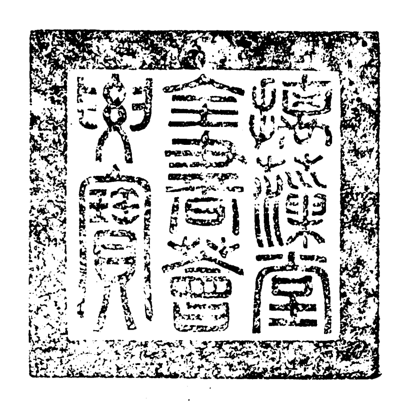
本改

卷七十三第五頁後八行我不及死刊本及訛反

據毛本改

第八頁前三行俘馘二千刊本二訛七據宣帝紀

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